

况下，中国企业就更应该谨慎，务必在弄清情况的前提下再下决心。

那么，向哪些领域投资合适呢？须知，需求是导向。中亚国家领导人每次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都会谈到本国急需发展的领域，有关单位“走出去”前应该多读读这些会谈纪要。当然，对于具体合作项目还是要进行调研后方可下决心。应该提醒的是，切莫因对方需要就一哄而上，重复投资。投资风险仅靠企业自身难于防范，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提醒和帮助，科研部门应给予信息和智力支持。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时冷时暖。困难和风险总会有的，前几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动乱就使中国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但不能因此因噎废食，止步不前。选好对接项目，下决心“走出去”，才能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由协议变为行动，取得双赢结果。

●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

K. Л. 瑟拉耶什金（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徐向梅 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空间最现实的两个计划，构想基础及利弊各不相同。因此，对两个计划的评估应包括它们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提请注意，这两个计划的区别在于：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一体化计划，定位于后苏联空间，主要目标是实现成员国的再工业化并建立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空间。很明显，在经济现代化时期，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为新产品的生产商营造良好环境。在对全球经济完全开放的条件下无法实现再工业化。

其次，除贸易保护之外，国内市场结构和规模同样重要，它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其潜力的机会。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一体化的合作伙伴都应努力在工业计划和生活水平计划上相互“靠近”。

再次，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恢复或建立新的生产设施需要足够规模和具有支付能力的内部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欧亚经济联盟的重点放在扩员且必须确保所有成员国整体发展的原因。毕竟，如果没有形成所有成员国都加入的完整生产链和居民购买力的切实提高，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实现现代化。

这样一来，下一步创建货币联盟、统一能源市场、协调对外政策和扩

大联盟活动的政治内涵都将顺理成章。在更远的将来，正如普京当年所设想的，欧亚经济联盟可能成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

回想普京言论发表之后中国媒体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评价，则体现了欧亚经济联盟在地缘政策层面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威胁。

虽然大多数中国学者明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一体化联盟并非易事，“俄必须要做好为提升这一影响力‘付出代价’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因为现在的独联体国家似乎谁都不愿无偿地与俄罗斯搞一体化或联合了。”欧亚经济联盟被它们视为纯粹的地缘政治计划，旨在恢复苏联，以便在经济和政治上遏制并对抗中国及地区外大国。

中国研究俄罗斯和中亚问题的知名学者李新强调，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和经济存在，统一原苏联地区以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以及把上海合作组织变成“后苏联集团+中国”的模式，并以此将单个中亚国家与中国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上升到与后苏联集团合作的水平上。一方面，这可以阻止中国廉价商品涌入中亚，限制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可借助经济杠杆将中亚国家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中国学者的担心可以理解。21世纪前10年，中国在欧亚空间的地位使大多数学者（不仅是中国学者）都将其看作一个长期作用的因素，而且无论西方还是俄罗斯，都已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

2012~2013年的欧亚一体化实践和国际形势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产生影响。在看到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遇到的带有“经济”前缀的问题后，欧亚经济联盟不再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此外，中国学者已不再从地缘政治角度将欧亚经济空间视为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威胁。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问题学者梁强所说，从中国欧亚战略的角度来看，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应建立军事联盟，以抗衡英美庇护下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建立这样一个联盟的第一步，是共同维护欧亚大陆的稳定，而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欧亚大陆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大联盟。他详细描述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问题所在，包括它们在中亚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各自的立场。然而，据笔者看来，在欧亚空间建立的、旨在对抗西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中俄联盟，对于中国来说弊端很小且未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中俄在欧亚空间的竞争。

中国学者对欧亚一体化发展的担心主要出于对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考

虑。正如他们所强调的：“目前，维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关系的主要机制是上海合作组织，然而，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下，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潜力将被弱化，而它是中国发展务实合作和对外开放的平台。因此，维护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地位、加强与成员国的经贸关系、积极发展与邻国的合作与交流，使中国自然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必需，这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为此，他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现有的金融、投资、贸易和能源机制；更新合作方式，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及其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领导地位；提高中亚国家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全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直接向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投资，发展科技合作，特别是国家规划中的重要技术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扩大边境贸易规模。

第三，重视经济外交服务于战略方针，特别是要重视俄哈两国的能源发展战略，掌握能源资源进口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动权。

第四，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更加便利，扩大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边境贸易，建设贸易中心和对外经济贸易特区，提高边境地区小微企业的贸易积极性。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远远不够，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中亚邻国时提出新的构想，表明中国将与之加强经济合作。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至今仍处在讨论阶段，中国学者也趋向于不强调其地缘政治因素，但很显然，该构想仍是欧亚一体化构想的替代方案。

在此情况下出现一种说法，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并非纯粹的一体化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商品进入中亚、俄罗斯、欧洲、近东和中东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应完成下列任务：简化海关、签证等手续，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扩大合作范围；建立便利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扩大相互贸易规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扩大本币贸易规模，使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将来能够挤占美元和欧元的地位。

另一种说法是，可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视为中国面向周边国家（主要是中亚）的新地缘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构想的目的是：加强欧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建立国际合作与全球管理的新模式。这当然是在中国的倡导下，尽管官方的宣传对此予以否认。

最终，所有的中国倡议统一为“一带一路”构想，该构想被纳入中国外交部的宣传范围并把对周边国家的新政策作为重点，这体现了该构想中

明显的地缘政治成分。对此，在“一带一路”构想实施“路线图”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路线图”强调“政策沟通”的作用，它被称为最终实现构想的“重要保障”。

与地区内国家共同建设欧亚大陆桥，其“优先”的和“至关重要”的目标不仅仅是保障交通运输，而是系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加强参与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此外，创造了“互联互通网络”这一概念，强调其复合性，“组合”的不仅是铁路、公路和内河航道，还包括相关道路（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运输管道网以及跨境光纤通信线路网。

“路线图”明确阐述作为整个构想“基础”的贸易投资领域的目标。明确提出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讨论自由贸易区建设”，共同推进消除（减少）非关税壁垒、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协调措施的实施。

“路线图”号召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的合作向全面“金融一体化”发展。这里是指建设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扩大货币互换规模。

简单称之为“人文交流”的领域，在“路线图”中成为多方面人道主义合作体系。根据“路线图”作者的观点，它应该涵盖教育、文化、艺术、旅游、公共卫生、青年政策、科技以及党和议会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当代中国领导面临的一项任务是：超越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创新大国”和世界市场的服务供应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缩小了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大大提高了一些地区的生产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信息产业和创新中心之一，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换句话说，该构想关注的并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工业潜力的发展，而首先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集约化发展并使之成为物流运输和对外贸易中心，成为未来的“大中亚”金融中心。

虽然近年来经常谈论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包括在沿线各国共建工业企业。但是必须承认，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自己经济的潜在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中亚仍然是中国商品的销售市场、自然资源的来源国和运输中转区。中国在中亚的投资（乌兹别克斯坦除外）主要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而非实体经济的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是否能改变这一做法还很难说。问题不仅仅是中亚国家是否愿意与中国共同发展实体经济，中国本身也面临两难选择，要知道向该地区再工业化投资将为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带来竞争对手。而且，随投资而来的中国工人对于劳动力本来就过剩的中亚国家来说并非好事。

最后，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正在崩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束缚。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途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商，增加中国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份额；创建一个替代它们的机构。中国同时向两个方向努力。然而，2007~2009年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发生的事件表明，第一个方案实施起来相当困难，西方，首先是美国不希望中国以一个平等金融伙伴的身份出现。因此，中国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机构。

以建立新金融平台为前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创建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更重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迈出的第一步。而且，中国的倡议得到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有盟友（日本除外）的支持。这表明，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潜在投资者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人民币地位提高，可能成为区域货币甚至国际货币。其实这一进程在2015年就已经显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中，欧洲货币已经受到挤压而为人民币腾出空间。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不能，也不打算成为中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虽然必须承认，对中亚国家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第一，与中亚其他计划不同，中国的构想绝对不包含对参与国的政治要求。

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大中东”计划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首先是以区域的强力“民主化”为条件，而在实践中却造成混乱。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俄罗斯的主要精力并非用于增强经济实力、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现代交通设施，而是说服后苏联国家优先接受欧亚计划和加强其政治成分的重要性，以及将地缘政治对手“挤出”该地区。

中国在投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之外并没有（或至少目前还没有）向当地政府提出任何政治条件。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能够提供资金。目前，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进行项目融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15年9月访问中国时，哈国有控股“Baiterek”股份公司与中信集团签署共同加入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基金的协议。此外，哈“Kaznex In-

vest”国家出口和投资股份公司与丝绸之路基金就向哈工业创新计划创建专项投资基金签署谅解与合作备忘录。值得注意的是，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对接的方向和机制进行协商之后，中国在哈投资快速增长，2014~2015年，中国对哈国家担保投资额增加了两倍。这究竟是好是坏还很难说，但投资是事实。

第三，中国不仅愿与俄罗斯，也愿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其他国家互谅互让。对此，可引以为证的不仅是已达成的协议，还有中国领导层的政策本身。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对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政策的主旨。中国正在积极寻求来自外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的独联体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四，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中亚国家不是1个，而是3个，这为共同开发联合物流运输项目提供了条件。这些项目也引起“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其他国家的兴趣。这不仅预示着中亚国家过境运输费用和经济收入的增加，而且还有助于加强各国之间的交通联系。越来越多的由中国主要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其他国家重大项目以及中亚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贷款依赖，使这些国家只能选择中国。

第五，重要的是，与对待欧亚经济联盟和俄罗斯的中亚政策不同，西方开始积极评价“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的中亚政策。此外，根据美国副国务卿E. 布林肯的观点，中国对中亚政策可与美国地区政策“完全互补”（fully complementary）。美国学者也用同样的口吻建议中亚政策领导层和学者们，为了“亲克里姆林宫集团的短期利益”，不要拒绝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

中亚国家领导人在考虑西方的态度和中国提供的投资及其条件之后，作出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选择无可非议。当然，任何人都不愿“自断后路”和破坏欧亚经济联盟，相反，大家都希望找到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规划的对接方向。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地缘政治领域存在分歧和竞争（此论题无可争议），但二者毫无疑问仍拥有足够的对接潜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主要问题是其被视为欧亚一体化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不与俄罗斯发生矛盾且不破坏中俄关系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前提下实施这个计划。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就影响力和利益范围与所有国家达成一致，首先是俄罗斯。

俄罗斯东方学者 Ю. В. 塔夫罗夫斯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为地区安全提供保障，阻止北约势力从阿富汗侵入和‘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而中国为军事计划、大型基础设施和原料项目提供资金，同时须考虑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在内的俄罗斯的利益。”

该观点自有其逻辑存在。如果中俄能够通过谈判划分责任区域，那么，习近平关于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潜力相结合以及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想法很可能会付诸实践。

从习近平 2015 年 5 月对哈、俄、白的访问结果以及与俄罗斯签署的文件来看，就此已经达成协议。这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功描绘了新的前景，因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确实存在合作的领域。

必须承认，这对于俄罗斯意味着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如上所述，迄今为止，中国的构想拥有明显竞争优势且完全可以预见，未来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将作出有利于中国的选择。这意味着，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问题上，重点应该放在相互让步，这需要考虑中俄的战略利益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利益。

至于具体的对接方向，实际上并不少。

第一，这两个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都是建立现代化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对此感兴趣的不仅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也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导者中国。这不仅预示着欧亚区域国家过境运输收入和投资的增加，也将有助于改善这些国家之间的交通联系状况。如果区域内所有国家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成功组建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强大经济综合体，则这些基础设施未来会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产品对外部市场的出口渠道。

第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相同：简化海关手续和消除贸易壁垒。至于已经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落实的统一关境、共同边界、统一海关监管规则、统一相互贸易政策以及其他非关税调节领域的共同规则等，毫无疑问，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有利。不过，还需要更进一步。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最重要的是统一运输费用、建立和引进统一的服务（包括物流运输服务）市场。

然而，在中亚建设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必须有能够实施如此大型项目的建筑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参与。当然，根据“谁出钱就为谁演奏”的规则，这些企业将来自中国，它们将以订单的方式获得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划

拨的40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

第三，中国需要应对能源资源日益短缺以及从中东和非洲通过海路运输的难题。虽然美国某些“鹰派”人物提出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的想法让人难以置信，但中国也不可能对此不予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提出建设新的海上、铁路和管道基础设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前景。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都有意在互惠互利的条件下扩大对中国的能源供应。由此，创建“能源俱乐部”并在将来形成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也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第四，能够促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合作的另一个方向是大型水资源环保项目，对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达成共识。此外，环保领域为建立科技合作机制、引进科技成果开辟了前景。

第五，与粮食安全有关的项目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前景的现实合作方向。中亚有实施此类项目所需的自然条件和科学基础。目前，该论题变得更加迫切：中亚国家只有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领域才能发展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但是，中亚居民对于将农业用地租赁给中国持消极态度。在哈萨克斯坦，土地可能出让给外国人（中国人）的传闻甚至引发了抗议活动。

第六，必须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如今，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很不理想，因此，俄开始转向亚洲，首先是中国。中美关系也并非晴空万里。如果说三四年前美国政治家关于美国转向亚洲的言论被视为宣传，而现在则是迫切需要。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向亚洲是抑制中国并破坏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措施。此外，由于南海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具有不稳定因素并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改善。

这两个因素使中国将目光转向欧亚大陆。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已决定将重心放在“一带一路”的陆地构想上，并相应提高了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参与该构想建设的重要性。这些成为增进国家关系和在欧亚空间形成新的安全架构的客观基础。

俄罗斯对待建立温哥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统一安全空间的态度，“一带一路”构想所宣扬的必须加强政治上的相互理解、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斗争以及“命运共同体”，拉近了周边国家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而扩大了战略安全空间。总之，中俄联合将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且不仅仅是在区域层面（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而是在全球

层面。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友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很好的例证。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及其前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从外部影响因素角度可将主要问题归纳如下：首先，对欧亚经济联盟来说，它必须消除后苏联空间在跨境贸易领域的垄断模式，要知道美国正在中亚积极推进“开放”一体化模式；其次，俄罗斯希望加快欧亚经济联盟的扩员进程，并扩大其政治成分，尽管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没有公开反对这一做法，但实际上在中亚国家，不仅公众舆论对此持消极态度，政府机构也如此；最后，民族利己主义占主导地位，遗憾的是，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却认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考虑其他成员国的关切和利益。

因此，必须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理顺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中亚地区是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俄罗斯、美国、欧洲、中国、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的利益在此相互交织、矛盾重重，就连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中国作为新一体化计划的倡导者，必须周旋于这些关系和矛盾中，能否做到还是个问题。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目前均不可能做到，“新丝绸之路”计划在实践中的完全失败和欧亚一体化思想的艰难推进就是证明。

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思想文化差异。对于中国整合整个欧亚地区的计划，暂时没有建议，当然，向区域内国家提供贷款不包括在内。目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是在投资和经济领域，还是在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体系领域，中国都成为主持国。

第二个问题：如何使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不竞争而互补。虽然早已在2015年5月签署了这两个计划的对接协议，但对接基本停留在纸面上。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进行“光明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而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实际上由俄罗斯一手包办，尚未付诸实施，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第三个问题：中国在中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如果说在其他问题上俄罗斯可能作出让步，但该问题属于原则性问题。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基本思想就是恢复成员国的工业潜力，但是，如果不限来自中国的进口，这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个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缺乏具体的内容。对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来说，这是主要挑战之一。目前，除了物流、商业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其他的仍然不甚清晰。

为了打消这些疑虑，北京应该提出具体的攻关项目，就像当初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网，中方提出的原材料领域合作的优势价格、优惠贷款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操作起来非常复杂。

对中国来说，除了在能源领域和运输走廊建设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积极发展方向是在国外采购最有吸引力的资产。这对中亚国家是否有利还是个疑问。

第五个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公平、互利互惠条件下的定位，“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应有“中国扩张”的远景，哪怕是一丝征兆。

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实施的讨论完全是围绕中国的利益。那么，其他国家将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学者没有给出答案。另外，俄罗斯在构想的实施中起什么作用？也没有答案。

第六个问题与中国劳动移民数量增长有关：很明显，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的大规模实施，特别是随着中国过剩工业产能向欧亚国家转移，中国劳动移民数量将会增加。

中国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地输出劳动力，不仅使中国能够控制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其他国家的人口数量并加强了地缘政治存在。

对于中国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即便不持批判态度，也十分警惕。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计划必须有充分依据，要顾及自身及俄罗斯和中亚合作伙伴双方的利益。

第七个问题为选择题：“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的“双向”人文合作是否就是或可能是在“软实力”计划框架内向国外传播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俄罗斯或中亚学者，都尽量回避答案，不过或早或晚，它都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八个问题：中亚国家领导人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希望获得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但缺乏与不同层面管理者之间的协调。一旦欧亚经济联盟运行不畅，可以预见，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尤其是新政治精英）会作出有利于中国的选择。但是，如果中国开始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那么，中亚国家将可能以向莫斯科或华盛顿（他们很乐意利用中国的外交失误）靠近的方式来平衡北京的行动。

第九个问题：目前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令人感到欣慰，但必须指出，对欧亚国家有利的战略是：一方面，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对欧亚地区（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兴趣争取国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创造条

件限制将来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存在。最有前景的方式是：有效利用中国的地理优势和已经形成的统一的欧亚经济空间。在合理考虑所有利弊的情况下，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应当明确地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方向，因为：一方面，该构想框架内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具有不可比性；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第五代领导层的地缘政治构想，提出中国要向西发展并进一步加强在欧亚空间的地位。

最后必须指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在中国的进程、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具体项目，各国几乎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主要是缺乏国家组织的详细研究）。

作为中国的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欧亚国家必须“握住自己的命脉”。为此，应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的、长期的研究。

应该理解，我们不仅要与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建立关系，也要与将“坐山观虎斗”奉为外交谋略的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当猛虎力气耗尽，不要落入它后面的猴子手中。

想与中国平等对话，必须在它承认对方的重要性和实力时才有可能。但是在近期，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凭借各自的实力未必能够与中国竞争，因此有必要建立能够将各方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是非常有用的和现实的。

● 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路径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之际，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确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8个优先方向。这一声明表达了双方在“一带一盟”之间进行合作的意愿，但未就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对接作出明确规划。因此，需要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合作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丝绸之路经济带”试图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融通打造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中既有制度安排，包括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也有具体领域和项目的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固定标准与合作机制，采用多样化的松散合作形式，不设门